

宋論

明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史論

孝宗

漢之于匈奴也高帝圍白登后嫚掠殺吏民烽火通于甘泉文帝𩔰若忘之而姑與款之壁及于景帝休養數十年人心固士馬充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于卑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絶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遁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祖温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謝安端默凝立聲色不顯密任謝元練北府之兵而苻堅百萬之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能與競使孝宗而知此亦何至𢚩離一敗萎𧖴而不復振以

迄于宋之亡哉孝宗初立銳志以圖興復念不可旦夕忘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爲折衝者寔恃哉推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耳孝宗專寄腹心于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爲人也志大而量不宏氣勝而用不密量不宏用不密則天下交拂其志而氣以盛而易屈故自秦檜擅權以來唯盛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惟虜盟已敗檜姦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芻糧何取而不窮馬鈇何從而給用呼而即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素之不夙則臨事四索而徬徨信

之不堅則付託因人而即授乃自其一竄再竄顛倒于遜邪之手君情不獲羣望不歸觀望者徙倚而諒其志之難成媢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狹身避影銷聲于當世無周爰之諮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訂謀于內遂欲奮迅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略豈秉麾建旐大聲疾呼張復仇讐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亢百戰不拔之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必然者也夫孝宗而果爲大有爲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有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殪矣完顏雍新撫其衆而不遑遠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帥

餉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未逐尹穡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未遑信任朱元晦劉共父可使秉國成而尚淹冗散如其進賢退姦成畫一之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于是而廟議輯矣人心翕矣猶無事遽爾張皇迫于求獲也湯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兵雖已弛淮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糈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進可戰而退可憑備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

經營緒定于深宴也信無積于閫外踰十季生聚教訓之勞收積漸觀釁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驕亢彼且悍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興之蹶如是以圖之燕雲則未可期而東收水維西塲秦川可八九得矣此之謂處弊趨德遠于梱衂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覩舉朝如醉夢而已獨醒衆議以憤與而激其妒忌孝宗企足而望澄清德遠攘臂而爭且少孫遺一軍逍遥而進横擊卒然之頃姑試折蜂之鋒李顯忠萬里初歸衆無與親邵宏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符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其幸也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吳明徹一奔而陳氏族亡契丹之送死于女直女直之輿尸于蒙古皆是也宋之

不亡其能幾乎人旨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壓而强敵頗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畏已者坐待其無成釁而互相搖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哉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情愈殆者從事愈舒志愈專者謀愈廣名愈正者愈諱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爲之君相務此而已矣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者三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爲人後者爲之子道無以尚矣夷考嗣立以後多歷年所大典數行徒于所生父

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邸之失其可爲後世法乎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罔未可一槩論也禮曰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所生父母則于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緦以降迄于服絕之遠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間所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衷之所疏遠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于南頓無所加尊而不失其親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奚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求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槩之論可執也則孝宗于此未可以英宗之例例之矣其于秀王倘無追崇之典可無遺憾也王珪之諫孝宗曰陛下富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

志之慟哉其爲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已而爲父母謀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已而卽非父母然則利之所在父母歸之而人趨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下艱辛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寬政興文治以垂統于後固將貽謀燕翼而上之其曰傳長君以靖纂奪法雖未善而爲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軀命其子以團練使降爲殿屬是宋未亡而太祖之亡久矣幽明交恫者于茲六世爲其子孫者弗能興起而聊長其子孫是亦不容已于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偁以上至于德昭含不敢言之恫以俟後之興者尤屬當無異心高宗嗣子雖夭徽宗八子雖絕而自真宗以下族屬不乏賢

者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于德昭之裔是高宗者非徒允爲孝宗之父實爲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願以子孫爲其子孫情之至卽理之公矣孝宗亶盡其忱以致孝于高宗卽以追孝于太祖則無所推崇于秀王也庸何傷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禮而無所遺憾于人心不然執一槩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有隙以授邪說之攻而爲所屈服故張璁桂萼相反相激而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禮謂盡己以精義循物而無違其分也稱諸内悅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于古人之尺度而無銖絫之差夫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槩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今且有

説于此濮王之子入爲天子之嗣追及踐阼王猶未薨若依高官大爵稱爲伯叔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表北面稱臣如咸丘蒙之説而貽人子之所忍爲乎故執一槩之説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爲之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羣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可以少安而請之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遺詔冊王之自子嗣爵以守侯度而迎王入養于宮中謝老安居無所人閑以終其壽其薨也塟以王祭以天子天子廢絶期之制而行期服于宮中以是爲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心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然準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猶未可以此爲不易之辭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繼太祖者

有父任國不嘗貪大寶而以繼天子也
人才之摧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于百年之餘非逢變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于設刑網以摧士氣國乃漸積以亡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擊鉗網之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熏灼之氣挫其初志偏側之形固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為之靡而懷貞者德亦已孤情靡者相沿而濫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崖宇退處以保其貞于是而先正光昭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如是者其敝有三要以無裨于國者均也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夫世之不可亢志以相攖也而求一深淵之匿宇以利其

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于詭隨而奚有于國事之平陂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于邪途矣以爲士自有者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矜以激水火無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齊故當世習與相安而後古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而抑不求助于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尚而不可開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及其上則固亢矣爲秉正之君

丁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爲天下之所想望後世之所推崇伊傅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塗已隘其惡惡也嚴而摘惡於隱已苛以義正名名正而忘求其實以言衞道言長而益啟其爭以視洗正含宏廣大之道默以持之如淵涵愼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自斂愛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者定之元功而未遽即以挈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

所未逞乃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鏡起以勞其瑣辨無闒懦之波流以待其氣矜則道以相挾而盛業以相資而成其所就者豈但此哉故摧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抑而終爲摧抑害乃彌亘百季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于此者也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宗及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巳其黨因之摶擊無己迄於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不入于罪罟延及靖康女直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郛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小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于是時也雖有憤恥自

強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表上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羣情震懾靡所適從姦慝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以負出而規天下于方寸庸詎能乎故孝宗立奮志有為而四顧以求人遠邪佞隆恩禮慎選而篤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槩可睹矣陳康伯葉喁陳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內不失身上不誤國興可興之利而民亦不傷辨可辨之姦而主亦不惑會君之不迷幸敵之不競而國以小康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

錚表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而止槩之往代其
于王茂宏謝安石李長源陸敬輿匡濟之宏才固莫窺其
津涘即以覘郗鑒之方嚴謝宏微之雅量崔祐甫之清執
杜黄裳之通識亦未可與相項背也下此則葉適辛棄疾
之以才自命有虛願而無定情愈不足言矣推而上之朱
元晦張敬夫劉共父三君子者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
哉乃懲姦邪之已淫故崖宇必崇而器使之途或隘鑒風
波之無定故潔身念切而任重之志不堅正執贊復宇之
名持固本自强之道亦規恢之所及而言論之徒長其浮
心藏密之神武若有不敢輕試者焉嗚呼能不爲亂世所
熒而獨立不悶然且終爲亂世之餘風所窘而體道未宏

德之孤宋之積漸以亂德者孤之也不得不孤而終不能不自孤其德則天下更奚望焉卽使孝宗三熏三沐進三君子于百僚之上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訏謨廓清九有也猶其推抑之不深也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凡當日之能吞身事主而寡過者皆已豫求尊俎折衝之大用以斷送斯民于狂悖柴以熏心之厲因其易歟之謀日削月衰坐待萬古之中原淪于異族追厥禍本王安石妒才自用之惡均于率獸食人非但變法亂紀虐當世之生民已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鳶之戾于天也魚之躍于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四夷延文

武之澤于不墜世胄之子不染患失之風振起之英不抱孤危之恤沈潛而能剛克不柱再以志憂强毅而能宏通不孤清以違衆言可昌而不表暴于外以幾其藏節可亢而不過于絕物以廢其用後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氣嚣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有才也斯可爲痛哭者也

乾道元年和議再成宋與女直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年論者謂二王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澤嗚呼此偷安之士雖與虞姁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大孰能聽之哉宋之決于和

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寤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顔雍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姑以息民爲名賢賢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直相枕而亡其幾兆于此矣宋自秦檜持權摧折忠勇才僅免于死亡者循牆而走不敢有所激揚以衞國家他日干城之用諸帥老死而充將領者皆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材其士卒則甲斷矛撓逍遥坐食抱子以嬉視荷戈守壘之勞如湯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則口雖競而心疲心雖憤而氣恭不肯者耽一日之清嬉賢者惜生平之進止苟求無過即自矜君子之徒談及封疆且視爲前生之夢如是則

孝宗雖踸踔以興疾呼必亟固無如此充耳無聞者何也
故苻離小衂本無大損于國威而生事勞民之怨謗已喧
嚚而起及其稍卮敵禮略減歲幣下詔以此獻諛上亦不
容不以自安無可奈何而委之于命而一仆不能再起奄
奄衰息無復生人之氣矣女直之初起也以海上之孤軍
跳梁而不可禦駸駸而有中夏者恃其力之強也以力立
國者興衰視乎其力至完顏亮之時梟雄之將敢死之兵
或老或死而存者僅矣逆亮又以猜忌之威虔劉其訽曲
率帥以南犯者皆疲背離心之下駟也故采石問渡虞允
文以不教之兵折之而有餘完顏雍雖爲衆所推實爲裁
也乘機委順徇衆志以藏身而幸保其富貴夫豈能秉鉞

一麾操生死以制人使冒白刃以馳蕩乎天下者衆胥曰逆亮之毒我而藉爾以圖安也雍亦曰吾亦懲亮之佳兵而安爾也遑問江左乎且以海濱穴處之衆浮寄于中華衣錦含甘笙歌燕婉蕩其犢雛之心雍方四顧徬徨無可託以勢雄心而窺江海則延首以待王之望之來與宋共謀姑息無可奈何之情猶之宋也講敵國之禮得四州之地爲幸多矣而抑又何求是則宋之爲宋一女直也女直之爲女直一宋也相效以趨于銷鑠何賢乎而豈果有不忍斯民之情使脫干戈以安衽席乎君爲之名曰吾以息民也下之貢諛者僉曰息民者大君之仁也貿貿之民偷旦夕之安爭效其順曰吾君與當國者之能息我也汝欲

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禍亘百餘季而不息自其所必致者奚待禍之已烈而始知哉乃害已烈而論者猶不知其兆先于此矣則甚矣古今之積弱不可瘳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安而忘戰其危可必況在危而以忘戰爲安乎女直則去其故穴盡部落以棲苴于客土耽鹵獲之樂解驕悍之氣據廣斥之中原無江淮之米粟其危也如彼宋則冀代之士馬不存河山之險阻已失撫文弱之江東居海陬之絕地其危也又如此危之不懲亡將何恃繫之苞桑猶恐不固而駢之春華浮豔之卉艸奚待有識而後爲之寒心邪以既衰之女直而宋且無如之何則強于女直者愈可知矣

以積弱之宋而女直無如之何則苟非女直固將能如之何也女直一傾而宋隨以潰奇渥溫氏談笑而睥睨之俟其羽翮之成而已羽翮成而復能以旦夕言哉使宋能深入以伐女直則威伸于北方而踵起者亦有懼心宋不能大逞志于女直而女直之兵不解則女直目習于戰而不自弛其備即使女直能窺宋而犯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于海以亡故兀朮之南侵亟而岳韓劉吳之軍日增其壯迫之者激之成也拓拔氏通好于齊梁宴坐雒陽緣飾文雅而六鎮寇起元氏之族以赤驕之者陷之弱也乍然一息而國既危民且終不保其生此有通識者之洞觀非流俗之所得與知也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𨱇重刊

宋論卷十一終

明衡陽王夫之譔

光宗

孝宗禪傳位於其子何爲者也春秋方盛國步未康廷無心膂之臣子有愚蒙之質而遽以天下委之誠不知其何爲者也以謂高宗崩哀慕切欲執三年之喪謝絕庶政日奉几筵曾是以爲孝非其餙辭則愚甚矣古之宅憂於諒陰者總百官以聽冢宰六官之常職無與聞耳至於宗社安危生民生死大臣進退之大政則天子固居大位操大權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而孤致其哭踊且所聽之宰抑必績有餘裕於負荷之親臣夫豈不欲專致其哀

哉盡道以盡孝初不相爲妨也況乎高宗之恩均於生我者惟其以天下授已也則所以慰高宗於冥漠者亦唯以社稷有主爲精爽之所憑依則孝宗之視天下也如視高宗亦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而以報高宗者至矣若夫几筵之侍必躬必親則但不息心以燕處不分志於聲色罷昏祭之吉禮停慶賞之覃恩正自有餘日餘力以伸饋奠奚必塞耳閉目一不與物相接而後可終喪紀哉故以爲哀之至而不能復居天位者吾未之能信也夫身未耄倦而遽傳位於子以自處於一人之上於古未之前聞始之者趙主父繼之拓拔宏而已矣斯皆蔑禮敗度以褻大位者也若高宗之內禪也則又有說已未有嗣而孝宗以久

廢之宗支七世之疏屬拔之於幼沖膺元良之休命高宗季垂六十（內禪時五十有七）爲三代以後人君之所希有固無可顧命之宗臣一旦危病至而姦邪乘之不容不早防其變且於時女直寒盟兵爭復起衰季益餒抑無以支不固之封疆知孝宗之可與有爲也用其方新之氣以振久弛之人情則及身之存授以神器亦道之權而不失其中也自非然者天子者旣至尊而無尚矣積累而上之又有人焉以俯而相臨則天位不尊而事權相錯持兩端者得起而售其姦矣亦唯孝宗之猶堪負荷也故高宗得優游於琴書花鳥之側而國事一無所問則兩宮之歡無有從中間之非此而理亂安危不能盡釋諸懷抱小有臧否遂授宵

人以離間之隙甚𪐬者必傾𥚃隆者且撓大𧅒之嗟嘆如之咎必不能保其終矣又況光宗者愚頑之声音笑貌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情形抑非有楊廣之姦可矯飾以欺其君父則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己者付光宗灼然易見而何造次之頃遽委神器於浮沈邪與子之法定於適長誠大常之經矣然而漢武舍燕王旦而立昭帝光武舍東海王彊而立明帝卒以允臧則變而能通未爲失也晉武帝拒衛瓘之諫以立惠帝賈氏之惡以宣唐太宗徇長孫之請以立高宗武氏之禍以烈則守而不變未爲得也夫光宗之視晉惠差辨菽麥耳其於唐高猶在層累之下也孝宗即守成憲而不以意廢置平則輔以正人導以正學懲

其宥小節其宮闈迨及彌留之際僴德望之大臣受顧命而總百揆卽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內蠹無難施竄殛之刑光宗雖闇亦何至滅絶天彝貽宗社以阽危之勢哉致之無方也輔之無人也俟之不待其時也昏懦之習不察也悍妻之煽無聞也俄而使參国政矣俄而使卽大位矣己已處於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之地乃惡李氏而有廢之之語囁嚅於閉宮以激其悖逆豈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菀結而不永其天年亦自貽之矣高宗經營密勿者數十季裁之以道審之以宜舉以授之於己已乃無所圖維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禍其敗孝宗之於孝也抑末矣汶汶無擇與其在位之用人行政殊不相肖繇今思之誠不測

其何心意者嗣位之初銳意有爲而功墮不就故不欲居此位也已久特以高宗在而不容釋甫在苦次迫欲脫屣憤恥之餘激務圖弃誠然則亦悁悁悻悻非君子之度矣在位二十七年民心未失国是未亂自可保遺緒以俟後人之興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即其功也亦何用此卞躁爲也

朱子知漳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務法也均平詳審宜可以行之天下而皆準而卒不能行至賈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祚是亡而法終沮廢然則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蓋嘗探其原而論之天下之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學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與學之所能得者

則治地之政是已今試取一法而思之無形而可使有形無迹而可使有迹張之使大研之使密委曲經營即若有可繪可刊之圖了然於心目如是者自信以爲至矣乃叜端思之又有一成型者亦未嘗不至也則執其一以槩見於施行其不盡然者必多而執其信諸心者堅人固弗能辨也故思者利與害之交集也故曰殆也無巳其學乎所學者古之人屢言之矣古人之所言者亦既有行之者矣然而言者非行也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之所行也五味無定適五色無定文五音無定和律呂在而師曠之調師延之靡也規矩在而公輸之巧拙工之撓也古之人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躁用之舉

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所以然者何也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得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焉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歷之終身而不能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名惡足以限之必有變焉變之餘又有變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間而不如其故晴雨之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差者無有也而數惡足以期之夫物則名有情矣情者實也故曰先王以人情爲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可刻畫今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爲天

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準焉不亦難乎今夫經界何爲者邪以爲清口分之相侵越者乎則民自有其經界矣而奚待於士先世之所遺鄉鄰之所識方耕而各有其埒方穫而各計其獲歲歲相承而惡乎亂若其積漸歷侵自不能理鄉鄰不能詰則以南北殊方乍來相涖之文吏唯辭是聽賭此山川相繆之廣甸亦惡能以一日之聰明折釐絲於不言之塊上乎徒益其爭而獄訟日繁智者不爲也以爲辨賦役之相詭射者乎詭射者人也非地也民即甚姦不能沒其地而使之無形而地之有等等之以三等之以九亦至粗之率耳實則十百其等而不可殫今且畫地以責賦豪民自可詭於界之有經而圖其逸貧民乃以

困於所經之界而莫避其勞如之何執一推排之法而可使均邪故均者有不均也以不均均而民更無所怨矣以爲自此而可限民之田使豪強之無兼幷乎此尤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兼幷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強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藝有司之威不可嚮邇吏胥之姦不可致詰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有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吏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樂輸其田於豪民而若代爲之受病雖有經界不能域之也夫豈必陻其溝洫湮其隧埒而後

畸有所歸哉誠使減賦而輕之節役而逸之禁長吏之淫刑懲猾胥里蠹之恫喝則貧富代謝之不常而無苦於有田之民則兼并者無可乘以恣其無厭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若其不然恃一旦之峻法奪彼與此而不恤其安疲懦之民且匿走空山而不願受無已則假立疆畛而兼并者自若徒資姍笑而已若夫後世爲經界之說者則以捜剔民之隱田而盡賦之於是逐畝推求而無尺寸之土不隸於縣官嗚呼是豈仁人君子所忍言乎三代之制有田有萊萊者非果萊也有一易有再易易者非果易也留其有餘以勸勤者使竭力以耕盡地利而無憂賦稅耳今彼此相推而情形盡見塊泥珠粟無能脫也夫是之謂

貧敝也奚辭哉夫田為姦隱不入賦額者誠有之矣婢妾田疇之姦不足為富人病也況仁君之撫四海者乎抑有地本磽确而勤民以有餘之力强加水耕火耕之功幸歲之稔而薄收者亦有溪江洲渚乍涌為邱危岸穹崖將傾未圮目前之斛次相仍他日之沈坍不保者亦有昔屬一家今分異主割留橫亘於山限水曲而不可分疆埸者若此之類難以更僕而數必欲執一畫定之溝封使一步之土必有所歸以悉索而徵及毫末李悝之盡地力用此術也為君子儒以仁義楚大君之德政其忍之乎是則經界之做必流為賈似道之殃民仁邪暴邪問之天下問之萬世必有審此者矣夫原本周官因仍孟子不可謂非學也

規畫形勢備盡委曲不可謂未思也乃抑思商周之天下其於今者何如哉侯國之境土提封止於萬井王畿之鄉遂采邑分授公卿長民之吏自鄰鄙之師至於鄉大夫皆百里以內耳目相習土著之士務利務病周知無餘因仍故址小有補葺而已定今則四海一王九州殊壤窮山紆山蔵野浩漫天子無巡省之行司農總無涯之計郡邑之長遷徙無恒乃欲懲一式以驅民必從賢智者力必不任昏暴者幸以圖成在天則南北寒燠之異候在地則肥瘠高下之異質在百穀則疏數稺壯之異種在疆界則陂陀敧整之異形在人民則強弱勤惰之異質在民情則愿樸詭譎之異情此之所謂利者於彼爲病此之所欲革者彼

之所因因有見爲甚利而民視之如荼棘見爲甚害而民安之如衽席學不可知也思不可得也言之娓娓行之汲汲執之愈堅所傷愈大以是爲仁其蔽也愚而害且無窮久矣故善治地者因其地而治之一鄉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邑一邑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州一州之善政不可以行之四海約畧其凡無所大損於民而天下固已大均矣均之者非齊之也設政以驅之齊民固不齊矣則必刑以繼之而後可齊也政有成型而刑必濫申商之所以爲天下賊唯此而已矣若夫匹夫以錙銖之利設詐以逃惟正之供則惟王者必世後仁之餘自輸忱以獻豈元后父母所宜與爭論也哉以君子競小人之智以王章察聚斂

之謀以雞鳴夢覺所慮論之情形以閉戶讀書所作竊之經史束四海兆民而入於圖繢之中言之誠是也行則非所敢也雖然亡慮也言此者未有能行之者也

君拒諫以宣欲臣嫉賢而獻諛其於正諫之士名之曰沽名夫亦念名之所自生乎名者義之所顯也天下後世公是公非之衡也有名可沽則名在諫者矣自處於不可名之慝而以名授諫者使可沽焉其爲無道之尤也奚辭故沽名者使人君知有名而不可干者也君非無名而沽者無可沽矣雖然人臣以此事君而國又奚賴哉君有巨慝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後諫臣任之諫臣不能言而後羣工下至士民皆可奮起而言之君夫羣然競起合大小

臣民言之恐後則首其議者蓋亦誠出於不容已而相踵相附未問從違喧爭不已則其間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十有八九矣於是而激肅主威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競以削斥爲榮空國以去置宗社於姦邪之掌徒自獎曰吾忠而獲罪之正人也則沽名之咎又奚追邪且夫君之過不至於喪天彝絕人望猶可湔濯於他日則相激不下失猶小也若夫天倫之敘斁人禽之界存於一綫一陷於惡而終無可逭是豈可雷同相競使處於無可解免之地者哉子之事其親也仁之發也卽義之恒也然豈以爲義在當孝而始孝乎其不孝者固非謂宜於不孝而孝非義也故稱說孝道於孝子之前者皆無當於孝子之心稱說孝道

於不孝之前者亦無能動不孝之心無他可言者蓋之當然而惻怛內動絪緼不解之忱固非言之所能及其或利欲熒之婦人符小間之奪其心以背其初志皆藏於隱微非可以言言者也故舜之孝也至矣蔑以尚矣而其以人倫授契教民者曰敬敷五教在寬上不可以法繩其下優而游之乘罅而導之去其熒之間之者以使自顯其初心則知悔者若蚤訓以漸啟仁愛之天懷怙惡者抑不相激以成人倫之大變寬之用大矣哉而能以此導人主以全恩李長源而外難其人矣長源始用之肅宗繼用之德宗皆以父處子者也溯泗長言密移其情於坐論而不泄獨任其調停之責而不待助於羣言其轉移人主之積怨猶

戕輕羽也乃至於肅宗事父之逆獨結舌而不言夫豈忘其爲巨愿而吝於規正哉力不與張良娣李輔國爭則言且不聽而激成乎不測之釁則弗如姑與含容猶使不孝者有所惜而消不軌之心長源之志苦矣而唐亦苟安矣嗚呼人君之忍絕其心公爲不孝以對天下而無怍者唯光宗獨耳豈光宗者曠古彌今人貌禽心之無偶者乎於是而留正之咎不能逃矣叩關牽衣百僚庶士之喧爭無與則之而委大臣之責以倒授之乃使甯宗之立不正韓侂胄之姦得逞毒流士類禍貽邊疆其害豈淺鮮哉蓋聞然蠭起而爭者皆有名心非能以推巳之孝成君巳之忠者也正之所自處者諫不從則去而已去者名之所歸也

君益彰其不孝之名而已得潔身之名以去天理民彝爭存亡於一間而心膂大臣忍以覆載不容之名歸之君父乎若以去言則光宗之不足相與爲埜宰灼然易見者也知不可相而不去之於早其去也又且行且止反覆於郊關以搖衆志與動之輕適足資姦邪之笑久矣夫光宗之惡非若劉劭之凶威不可嚮邇者也悍婦宵人噂沓而成否塞正爲大臣上被孝宗之知遇內有兩宮太后之倚任誠能忘生死以衞社稷而救人倫之斁絕夫不有留允恭任守忠之家法乎楊舜卿陳源抑非有李輔國魚朝恩擁兵怙黨之威得兩宮片紙竄逐在須臾之間爾而正不能如其不能則留身密諮涕泣以道之從容以引之諱其大

惡於外而俾有可自新之路李氏雖悍而光宗易位不能從中以起則固未嘗不可銜勒使馴者而正又不能如其不能則姑已唐肅之遂猜嫌之甚南內一遷幾有主父之危而朝廷不爲驚擾國方亂而不害其固存當是時也强敵無壓境之危宗室無窺覦之釁大臣無逼篡之謀草澤無弄兵之變靜正之朝野自可蒙安於無事正乃無故周章舍大臣之職分其責於百僚招引新進喜言之士下逮太學高談之子一鳴百和呼天籲地以與昏主妬后爭口舌之短長不勝則相率而奔如烈火之焚身須臾不緩此何爲者哉昏悖之主固將曰吾不孝之名大臣已加我矣羣臣已加我矣海內士民莫不加我矣無可謝於後世矣

前以身試危機就兩宮而見幽廢人且曰非吾之能事吾
親也舉國之人以大義束我而使修寢門之節倚廬之文
也惡不可流而惡用流爲彼分崩而去者自少味而反奚
所恤而不任吾之高卧哉於斯時也張皇失據者若有大
禍之在旦夕而不知其固無妨也疑愈深人必愈震而後
易位之猝突起以詫再造之功揆其所繇非正使然而孰
使然乎人而與人爭名名得而實已虧矣大臣而與君爭
名名在已而害在國矣況君子而與至不肖之人爭名爭
其所不待爭而徒啟其爭爲愈陋乎一諫一去又惡足以
增益其正君子之名哉故以正爲宗社計非也宗社尚未
有危危之者正之倡衆以去國也以正爲大倫計尤非也

光宗之不孝光宗自致之正莫能救之甯宗之不孝背父以立則正實使之然也且使盈廷呼號奔散之後光宗懼而就苦次以執喪其於不孝之名十不能減其一二不孝之實百不能救其毫末正乃引以自居曰此吾帥衆以爭之力也則謂之曰沽名亦非求全之毀矣奚以知大臣之能盡其道哉不倚諫臣以興羣同之議則體國之誠至矣奚以知諫臣之能盡其職哉不引羣臣士庶以興沸騰之口則直道之行伸矣若留正諸人者任氣以趨名氣盈而易竭行權而不執有幾而不審進退無恒而召物之輕生死沿怏而不任其害宜乎其爲庸主悍后奄人所目笑而不恤其去留者也

宋論卷十二終

善化賀長齡　同校刊
安化羅繞典
清泉後學楊湘涵重刊

宋論卷十三

明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史論

甯宗

趙忠定不行定策之賞致韓侂胄趙彥逾之怨竄死湖湘國乃危亂或謂金日磾不受擁立之封丙吉不言護養之勞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厭二豎之欲國庶以靖嗚呼是豈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為貴戚之卿侂胄為椒房之戚宜勞於國不宜覬賞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內蘊有必不可以策功賞者則不可以言言者也光宗雖云內禪其實廢也甯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奪其位且以扶立者為有大勳勞而

報之天理民彝其尚有毫髮之存焉者乎甯宗以是感佹
冑而亟任之加以不貲之榮寵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
甯宗之不孝尤倍於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此待
其君乎甯宗之立忠定處於不得已之勢無可曲全而行
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勢之必然固正爲之耳於斯時
也廷臣空國而逃太學捲堂而噪都人失志而驚乃亦何
嘗至此哉光宗絕父子之恩誠不足以爲人君而以視唐
元武之戈南宮之錮猶爲未滅以害言之唐且無宗社之
憂而況於宋方其時外戚無呂武之謀支庶無七國八王
之釁李氏雖逝而無外援楊舜卿陳源雖姦而無兵柄徒
以舉國張皇遂若有不能終日之勢迫忠定以計出於此

而忠定之心滋戚矣所貴者甯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順以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媿以臨臣民而勤於補過塗飾以葢君父之愆隆恩以報孝宗之德則甯宗可無疚於天人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務施施然佩扳已者以爲德擬廢父者以爲功若奪拱璧於盜賊之手而勸其勳勞於旂常以告天下則忠定之生不如其竄死宋室之安不如其瀕危矣何也無君有君而父子之倫必不可滅也桀無道而湯代以興猶曰慙德父爲桀子爲湯爲之臣者居割正之功以徼榮利是可無慙則其遠禽獸奚遠哉禇淵沈約之所不敢爲而爲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獸自處不敢以禽獸處君且不忍以禽獸處同事之勞人厚

之至也顧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諸口而甯宗卽無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然則忠定之爲相者何也曰相非賞功之官也忠定旣決策造非常之舉扶危救傾惟其任而不可辭也光宗無釋位之心李后有驕橫之力嗣主孱愗姦回充塞弗獲已而引大任於躬生死之不謀而又何多讓焉舍忠定而他求爲者誰者則留正爾時難則逃之江上事定則復立廷端其不足以規正宮闈讋服羣小也久矣正而可任也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其復起也聊以備員而已矣然則其朱子乎忠定則已急引而晉之與其圖宗社矣資序未及而進以漸其常也賢者之所可受也拔之於儔伍躋之於上位唯英主之獨斷非大

臣之自我而專之抑賢者所必不受也升居儕閣以俟歸已而興則亦唯已既相而後志可伸也利有所不徼害有所不恤嫌有所不避怨有所不辭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何足以議忠定哉

小人蠱君以害善類所患無辭而爲之名曰朋黨則以鉏網天下而有餘漢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而宋之季世則尤有異焉更名之曰道學道學者非惡聲也揭以爲名不足以爲罪乃知其不類之甚而又爲之名曰僞學言僞者非其本心也其同類之相語以相詬者固曰道學不言僞也以道學爲名而殺士劉德秀京鏜何紘等成之韓侂胄乃之而實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請禁程氏

學者迨及孝宗謝廓然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請禁以其
說取士自是而後浸淫以及於侂胄乃加以削奪竄殛之
法蓋數十年蘊隆必洩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
夫人各有心不相爲謀諸君子無傷於物而暴國之狂猜
如此波流所屆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氣奄纂襲其炎威
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蠱惑天下而售其惡者非強辨有力
者莫能也則爲之倡者誰邪撥厥所繇而蘇軾兄弟之爲
惡於向魋久矣君子之學其爲道也律已雖嚴不無利用
安身之益涖物雖正自有和平溫厚之休小人之傾妬亦
但求異於國事之從違而無與於退居之論說亦何至標
以爲名惑君臣朝野而共相排擯哉蓋君子之以正人心

端風尚有所必不爲者淫聲冶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飲狂歌之必絕也詼諧調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瓊連流晝夜之必不容也緇黃遊客譆談面諛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肖者所耽而求以自娛者也徒以一廁士流而名義相束君子又從而飭之稍踰其閑則進不能獲令譽於當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長者自居於士類狂必思逞不敢自遂引領而望曰誰能解我之桎梏以兩得於顯名厚實之涵軌哉而軾兄弟乘此以興矣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遊丹鉛之藝弋韓愈之章程即曰吾韓愈也竊孟子之枝葉即曰吾孟子也軾兄弟益之以氾記之博飾之以巧慧之才浮游於六藝沈湎於異端倡爲之說曰率

吾性即道也任吾情即性也引秦觀李廌爲無行之少年爲之羽翼雜浮屠黃冠近似之危言爲之談助左妖童右遊妓猖狂於花月之下而測大易之旨掠論語之膚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遊宴樂之私訢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僞也僞之名自此而生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爲房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即以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即以之成唯人之意欲而出可爲賢臣處可爲師儒人皆仲尼而世皆樂利則褰裳以從若將不及一呼百集羣起以敗君子如仇讐斥道學如盜賊無所憚而不爲忌故謝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與安石並論則其

所推戴者可知矣觀伊川如安石者軾也廓然曰士當信道自守以六經爲學以孔孟爲師夫軾亦竊六經而倚孔孟爲藏身之窟乃以進狹邪之狎客爲入室之英逞北里之淫詞爲傳心之典曰此誠也非是則僞也折爲鉤距之深文詭[illegible]之飛語搖闔君以逞其干矛流濫之極數百年而不息軾兄弟之惡夫豈在共驩下哉姑不念其狐媚以誘天下後世之悅己者乃至裁巾割肉東坡巾東坡肉爭庖人縫人之長辱人賤行之至此極乎眉山之學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說毀書院不旋踵而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慝火其書以救僃存之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届哉

孝宗升祔趙丞相議祧僖宣二祖毀其廟朱子力爭以爲非繇此觀之朱子之講祭法也不用漢儒之說刻畫周制禁後王之損益多矣漢儒之言周制周固未盡然也說周制者曰天子七廟太祖一也文武二世室三也自禰至高祖四世而已遞祔遞祧高祖以上則撤榱桷更新之抑考周公定禮之日武王已升祔矣上至太王四世已訖而云上祀先公自組紺以上至於公劉則與壇墠無禱乃止去墠爲鬼之說顯相背戾故六經之文不言毀廟周公之遺典孔孟之追述未有異也言毀廟者漢儒始之鄭元王肅互相競諍或七或九或云藏之祖廟或云瘞之階間詢使其然後王尚可損益況其不然何爲安忍哉古之有天下

而事其先者必推其所自出立太祖之廟非漫然也古之
天子自諸侯而陟其上世以元德顯功旣啟土受封而有
社稷之事矣則或守侯服或膺大位屈伸之閒其爲君一
也有天下而非驟享其榮失天下而不終絕其食則自太
祖以後世守其祀綿延不絕情以相引而升理以相沿而
格而閒其中斷其續則四世之祖上承太祖所亦邈闊而
不相爲紹亘塞陵躐精氣不聯其所以事太祖者亦蒼茫
恍忽而不信之以心矣若曰繼世之君雖承大位而德不
足以享無涯之位則子孫之事其先唯所評隲而生我之
德不足以當一獻之恩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況乎近
者非無失德遠者或有累仁固未可芟夷先世之休光置

若行路矣且其其言曰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禱而能庇佑及我者必其精爽之在希微固有存焉者也精爽未亡待有禱而後詔之山川土木之神且將厭惡而況一本相嗣子孫之於先祖乎又其說曰誠之所至祭乃可通五世以上生不相及情不相慕雖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度其精意不能昭格無事以虛文爲致孝此抑非也情文之互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爲輕文生情者文爲重思慕篤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頃感其洞洞屬屬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數文生情者也故禘所自出之帝祖其始封之君思慕不逮而洋洋如在者百世如旦夕焉祭之爲用大矣而惡可以情所不逮遂棄其文邪

其夫繼世之君非必有聿追之忱矣中材之主知有禰而不知有祖其在下愚則方在殯而情已睽其抑將並虞祔之祭問其情之奚若而後行乎天子之祀靡所不遍名山大川百神之享身未履其域心未諳其實遙聞以耳因循以舊柴燎沈貍未嘗廢也奚徒其祖而以遠不相知潛忘君非有也三代以降與子法立親親之道尙於尊賢上以事其先祖下以傳其子孫仁至而義行焉一也自身以下傳之子傳之孫傳之曾元以放神器攸歸無所限止徒於其祖遠而斥之壇墠横於四世以上太祖以下爲之割絶何其愛子孫者無已而敬祖考者易窮度及此能勿慘怛於中乎嗚呼一代之興傳至五世七世祚運已將衰矣百

幸內外且有滅亡之憂一旦天不佑而人不歸宗廟鞠爲茂草子孫夷乎輿皁陌紙杯漿無復有過陵園而酒涕者乃此國步尙康之日惜錙銖之牲帛憚一日之駿奔倡爲以義裁恩之說登屋椽削棄主士壞不待仁人孝子而可爲寒心者矣漢儒之叢喙以爭言祧言毀秦一若信若疑之周制割人心不忍背之恩周君子所撫心推類而惡聞其說者也漢高之祀止於太上皇或其先世之弗傳也光武之親廟止於四世以其承漢之大宗也抑叔孫通曹褒保殘守陋不卽人心而以天下儉其親也惡足以爲萬世法哉四世以上相承而紹統者爲祖禰之所自出則親無與尙矣保世滋大以君萬邦則尊無與尙矣親至而不可

議尊至而不可訕會不得與井竈之神猶虎之蜡歷百世而享一朝之報乎稽之聖訓未有明文周道親親其不然也必矣天子有禘諸侯有祫大夫士有饋食庶人有薦降殺因乎其分而積累弗絕者因乎其情則後世無毀廟而同堂異室以儉而可久順人情合天理聖人復起當無以易也朱子之欲復斯世於三代言之詳矣獨於祧廟之說因時而立義誠見其不忍祧也則後之言禮者又胡忍以喋喋辨言導人生以薄思邪

韓侂冑立僞學之禁以空書類其不必兩立者留趙二相其次則朱子也蔡季通隱處論學未嘗持淸議以譏朝政未嘗作詞章以斥權姦其於侂冑遠矣乃朱子雖罷猶得

優游林泉爲學者師而季通獨嬰重罰竄死遐方且爲之罪名僞不足以盡之而斥之曰妖夫眞與僞雖誣者心而可倒者言也眞者僞其所僞僞者僞其所眞相報以相誣而名亦可立今所講者日用彝倫之事而題之曰妖雖佞人之口給其能無據而恣其狂詞哉蓋季通亦有以取之而朱子於此亦不能感矣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爭殯宮故也當是時侂胄勤勞方著惡蹟未彰即欲防其姦而斥逐之亦無可施其憲典唯殯宮一議足以傾動宮府羅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加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計侂胄之奪魄褫心與朱子不並立之勢成矣朱子既以此爲侂胄

罪而抑請廣詢術人以求吉地其所欲詢者誰也蔡神與以葬師爲世業季通傳其家學而参之理數以精其說推崇邵氏以與濂雒相抗是季通者儒之淫於小道而爲術人之領袖者也穜宮之吉否朱子未能知之而季通自謂知之朱子即知而亦以季通之術知之然則其云術人者蓋有季通之徒挾術思售而季通隱主其取舍也禮曰假於時日卜筮以惑民者殺則挾指天畫地之說以撓仁人孝子之心者謂之曰妖亦奚不可哉此季通所以授小人以名而僞衆士類誠有以致之故早自知其不免於禍誠哉其不可免也嗚呼學君子之學使小人得加以惡名而不能辭修遯世無悶之德而情移於吉凶覆以與凶相觸

而危其身處亂世之末流正學衰邪說逞流俗之好尚易以移人苟欲立於無過之地履坦道以守貞者可蔑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而自罹於咎哉夫道之與術其大辨嚴矣道者得失之衡也術者禍福之測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數者術之所窺也大易前數以窮理而得失審小術託理以起數而禍福淫審於得失者喻義之君子淫於禍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暴其親之形體而藏之也愼知此而已矣而喻利之小人舍死者之安危就生人之利害則彝倫斁而天理滅矣今有人焉役其父母之手足飾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貴則鮮不以爲禽獸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持此以求當於茫茫之上而

希禍焉則是利其死以徼非望之獲爲君子者何忍出於此邪且夫以禍福言而其說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而祚永者莫周若也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祿傳家之永者亦莫周若也攷之於禮有墓大夫以司國君之墓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兆域於上而後世以昭穆序葬於東西非有擇於形勢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春秋雨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擇於時日也而血食之長子孫之庶後世莫能及焉豈徒後世之士能以福澤被其尸而施及子孫乎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業也內政修外侮禦而宗社必安君不漁色后不妒忌而子孫必衆推以及乎士庶厚以傳家勤以修業則

禍澤白遺害此不務而以所生之骨骼求大塊之榮施仁者所不容尤智者所不齒也小人之欲售其術也必詭於道以惑君子故爲葬師之言者亦竊理與氣之迹似以藻悅之而君子坐受其罔乃亂道者道之所必窮故京房之誅邪佞非不正也而爲倖臣所困郭璞之折篡逆非不義也而爲權姦所殺妄言天者天所不覆妄言地者地所不載侮陰陽者陰陽之災必及之房與璞之窮自窮之也尤其說以浸淫於後世於是而有委之野而不葬以罹水火之災者矣於是有已葬復遷劃析之焚烈之以極乎慘毒者矣導天下以梟獍之惡而以獲罪於天卒隕其世者接踵相繼夫君子方欲闢異端以閑先聖之道柰之何尸瑣

陋之術曾不足以望異端之後塵者公言於朝廷始試之於交也以李迥之好學深思也於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亂其學淫於以危其身於桎梏爲君子者不以一眚喪其大德可弗懼哉可弗愼哉

言期於相勝而已邪則言之非難也是之勝非直之勝曲正之勝邪操常勝之勢挾之義而義存建以爲名而名正何患乎其不勝哉故言之也無所復用其或時不能用覆以禍福而言傳於天下天下咸之言傳於後世後世誦之其殆眞勝者乎眞勝則無患其不勝矣雖然勝者勝彼者也彼非而勝之則勝者是矣彼曲而勝之則勝者直矣彼邪而勝之則勝者正矣是勝者僅以勝彼也非眞勝也且

夫立兩說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計其初終有恒者也然而固無定而無恒也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而其爲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惡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又起而易其所憎惡故一事之兩端皆可執之以相勝然則所以勝者之果爲定論乎定論者勝此而不倚於彼者也定論者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則眞勝者也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傾皆確乎其有不拔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匱之業不僅以勝彼者取天下後世之感誦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惟其有

定故隨時以告而猶皆以致遠斯以爲謨之訏者也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讐復宇爲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爲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而爲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罟而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揜之者矣乃誠如其言絀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讐復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究以知其未之逮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旣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說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說則可以勝檜矣

侂胄未嘗不以雪讐復字昌言於衆也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特離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敝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忌反而退求諸已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勝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謀而爲飛之恤典行秦檜之惡謚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頗道學之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從相睽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清議哉嗚呼宋自仁宗以

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爲之也
如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
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
人之迭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
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創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
者也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於心爲己之所有餘則是
之與非出之與直正之與邪其相去也不遠何也義在外
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者也故君子知爲之難而言之必
訒豈懲一義以爲標準使天下後世爭誦之遂足以扶三
綱經百世無所疚於天人乎熟慮之於退思進斷之於宗
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實有所行持至是之術充至

直之用盡王正之經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經之緯之
幹之旋之道備於已功如其志則姦邪之異已者不能攻
相傾者不能竊斯以爲貞勝也矣
唐之中葉禍亂屢作而武宣之世猶自振起禦外侮修內
政有可興之幾焉宋則南渡以後孝宗欲有爲而不克嗣
是日羸日茶以抵於亡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懿比也唯
其當國大臣擅執魁柄者以姦相傾而遞以相嗣秦檜韓
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躡迹以相剝亂辨及膚而未嘗有一
思效於國者間之也然而抑有辨焉春秋之法原情定罪
以爲差等同一惡而罪殊同一罪而法殊欒書荀偃不與
公子歸生均服汙瀦之刑齊之滅紀晉之滅虞不與衛燬

滅邢等膺滅同姓之誅知此然後可以服小人之心而元
惡無所分咎抑君子以馭小人處置有方足以弭其惡而
或收其用衡有定而權可移權不可移則衡弗能為準也
夫然則取史彌遠而等之三凶未可也且取韓賈二豎而
等之秦檜抑未可也秦檜者其機深其力鷙其情不可測
其願欲日進而無所訖止故以俘虜之餘而駕耆舊元臣
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眾論之公唯所誅艾藉其有
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憝元凶
不可以是非槩論者也韓侂冑賈似道狹邪之小人耳託
宮闈之寵乘間以竊權心計所營不出於納賄漁色驕蹇
嬉遊之中上不知有國之瀕危下不知有身之不保其挑

釁開邊重斂虐民者皆非其本志獻諛之夫爲之從臾以分微幸之榮利彼亦慣焉罔覺姑且以之爲戲則抑楊國忠王黼之儔而固不如檜之陰慘也然以之而亡人之國有餘矣夫彌遠則固有不然者其一擅置君之柄以私怨絀濟王竑而立理宗非甯宗意也然甯宗亦有以致之而竑亦自有以取之也仁宗之立英宗也與韓魏公密謀之韓公且不敢誦言其名以須仁宗之獨斷高宗之立孝宗也以秦檜之挾權罔上而不能與聞其事甯宗則一任之彌遠而已無所可否虛懸儲位以聽彌遠之游移彌遠懷變易之心然且密屬余天錫鄭清之以徐察其德性非君王莽梁冀貪立童昏以爲竊國地固欲遠己之害而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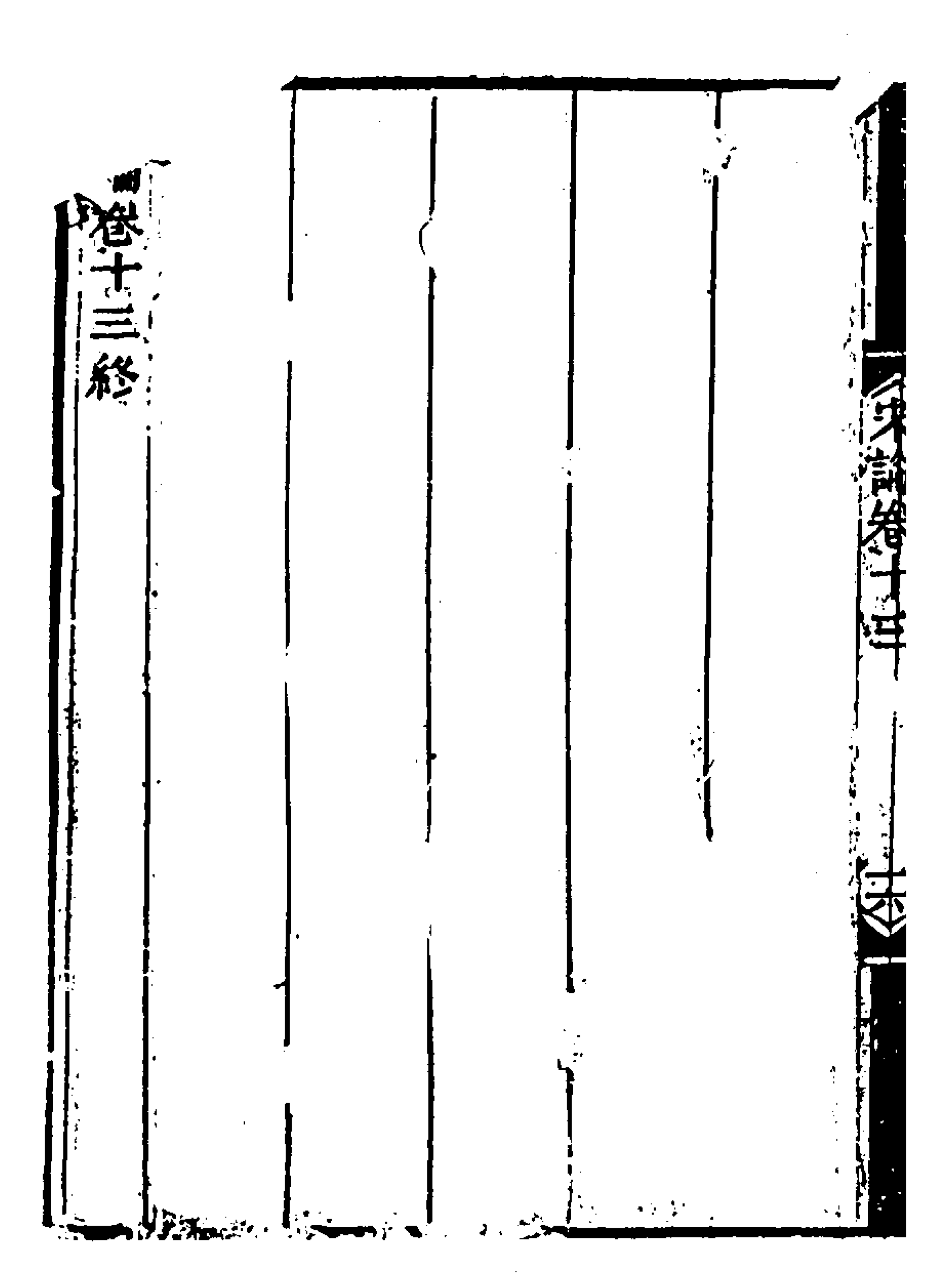
措國之安等爲支燕而理宗之靜固賢於茲之躁也是可原也其一函侂胄之首以媚女直損國威而弛邊防也然誅此侂胄而不及將領密謀預備固未忘北顧之憂非若秦檜之陷殺人宗族而盡解諸帥之兵大壞軍政粉飾治平延及孝宗而終莫能振也其一進李知孝梁成大於臺省以攻眞魏而二公之進彌遠固推轂焉及濟邸難行二公執淸議以𢷬彌遠於無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禍福生死決於轉移之頃自非內省不疚者未有不決裂以逞而非堅持一意與君子爲難無故而空人之國者也故彌遠者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縈於衷而利國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爲小人乎情以品隲之其猶在呂夷簡

夏竦之間以主昏而得逞故惡甚於呂夏乃以視彼三凶者不猶愈乎君子之道以人治人者也如其人以治之則誅賞之法允如其人治之而受治則駕馭之道得不然任一往之情見天下無不可殺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此漢唐以來亂亡之階也而奚足尚哉故使明主秉鑒於上大臣持正以贊之而酌罪以明刑則唯秦檜者當其履霜而早謹堅氷之戒自虜來歸巧行反間其膺上刑不宜在朱齊愈之下蓋其陰鷙之才抑之而彼自伸遠之而彼自近嚴以制之而不敵其懷蠆之毒柔以化之而適入其網阱之中則非服上刑莫之能戢若侂胄似道則世固不乏其人矣不投以權則亦與姜特立張說均爲倖幸弗

能爲天下戎首也若彌遠則檠之使正導之使順損其威福錄其勤勞邪心不侈而尺效可收固弗待於迸逐而惡不及於宗祏馭之之術存乎其人而已矣秦檜擅而趙鼎張浚不能遏侂胄專而趙汝愚留正不能勝似道橫而迺國弗能詰君子之窮也當彌遠之世君子未窮而自趨於窮亦可惜也夫亦可惜也夫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湘芸重刊



卷十三終

明衡陽王夫之譔

理宗

濟王竑之死眞魏二公力訟其冤責史彌遠之妄殺匡理宗以全恩以正彝倫以扶風化韙哉其言之也弗得而訾之矣雖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時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濟王誅湖州平濟王之於此也危甚彌遠積恨而益之以懼理宗隱憂而厚用其疑夫誠欲全竑以敦厚道固當乘其未即殺竑之時廸天良以詔理宗明大義以告彌遠擇善地簡守令以護竑而俾遠於姦人則竑全而理宗免殘忍之愆如其不聽引身而退無可如何而聊以自靖君

子之道如斯而已竑既殺矣復其王封厚其祭葬立嗣以世奉其祀皆名也塗飾之以掩前慝非果能小補於彝倫也而竑之受誣既白則彌遠擅殺宗親之罪不可逭彌遠之罪不赦則必追論其廢立之惡以爲潘王昭雪追論廢立之非則理宗不可無所受命聽彌遠之扳已而遂爲天下君引其端者必竟其緒以此而望之庸主與不令之臣其將能乎夫潘王之起其禍亦酷矣使李全如王之約舉兵內嚮則與何進之召董卓也奚殊宋之宗社不一旦而糜爛也幾何哉天下方岌岌焉而我咎既往以起風波言則善矣抑將何以保其終也夫以竑先之以避匿繼之以入告而討王謂其無心爭立而終可無他者非也李嗣源

為亂兵刦以同反嗣源跳出會師以討反者亦未嘗遽與同謀不思自扳而其後竟如之何也竑之始亦與王有勿傷大后及宮家之約矣李全不至鬨然起者皆太湖漁人知事不成而後改圖入告以勢爲從違非以義爲逆順竑可此殺而豈必其不可殺乎若夫廢立之故甯宗汶汶而委之彌遠當其時亦未有昌言爲竑定策者且竑之不足以爲人子即不足以爲人君西山亦既知之矣均之爲宗支也以族屬言則更有親焉者以長幼言則更有長焉者知其不可而更易之於未冊立之前非奪適亂宗道法之不可易者也均可繼而擇之也唯其人理宗無君人之才而猶有君人之度竑以庶支入嗣拒西山之諫而以口舌

筆鋒睨彌遠而欲致之死其爲躁人也奚辭躁人而能不喪其七鬯者未之前聞孝宗之銳志恢復爲皇子時非無其志秦檜乘權而緘默以處岳飛入見亥相信愛抑視其死而不爭乃至李林甫之姦迫脅肅宗憂生不保形容槁悴妃孕而欲墮之然不敢斥林甫之姦以恤投鼠之器爲人子者道當然也梁昭明小有同異而懊鬱以死戾太子致恨江充而身膺國刑玆曾不察而忿戾形於聲色且以未受齋命之國儲延眄宮車之晏駕以逞志於君父之大臣見廢固其宜也潘王亂人耳名曰義舉何義哉匹夫不逞挾賊與戎玆弗能遠則其死也較之子糾尤爲自取其視涪陵廢錮背約幽冥推忍同氣者不愈逕庭乎君子於

此姑置之可也彌遠病國之姦欲爲國而斥遠之也不患無名乃挾此爲名伸玆以抑彌遠則彌遠無所逃其死理宗亦不可居人上巳論伸而國惡彰將孔子爲司寇攝國刑亦必追季氏逐君之惡俾定公不安其位而後變會以至道哉言不可以無擇情不可以不平奉一義以赫赫炎炎而致人於無可容之地豈非君子之過與

自史彌遠矯韓侂胄之姦解道學之禁褒崇儒先而請謚請贈請封請錄子孫請授山長有請必得迄於蒙古渡江旦夕垂亡之日而不輟儒者之榮也嗚呼以此爲榮而教濮行游使後世以儒爲羶而儒爲天下賤胥此啟之也夫君子之道異於異端者非徒以其言以其行也非徒以其

行以其心也心異端之所欲行異端之所尚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動天下之利於爲儒則欲天下之弗賤之也不可得已古之治教統於一君師皆天子之事也天子建極以爲立教之本而分授於司徒師保司成皆設官以任教非因其能教而寵之以官人習於善士習於學學成而習於教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無假於寵而抑豈人爵之所能寵哉周衰教弛而孔子不用於天下乃以其道與學者修明之不得已而行天子之事以紹帝王之統故上不待命於宗周下不假權於魯衞其沒也哀公以下大夫之禮誄之曰尼父而無謚子思自列於士而無世官非七十子之不能請而哀公缺於尊賢也君子之道行則以治邦

國不行則以教子弟以治邦國則受天位而治天職以教子弟則盡人道以正人倫其尤重者莫大於義利之分受天位者利之所歸而實義之所允極乎崇高而非有所讓盡人道者義之所慎而必利之所遠世雖我貴而必有所不居崇廉恥謹取舍導天下以遠於榮利俾人知雖在衡茅而分天降下民寵綏以善之責任斯孔子所以德逾堯舜而允配乎天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學散而教淫於是有異端者興若田駢惠施之流道不足以勝天下之賢智乃假借時君之推尙以誘人之師己故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斥爲龍斷之賤夫退而著書以開來學其視世主之尊禮如塵垢之在體而浣濯之唯恐不夙存義利

之大閑而後不辱君子之道嚴哉舜蹠之分其不容相涉久矣老子之學流而爲神仙其說妖其術鄙非得勢不行也故文成五利之於漢寇謙之之於拓拔氏趙歸眞柳泌之於唐王老志林靈素之於宋錫以師號加以官爵從而祀之而後天下之趨黃冠也如鶩浮屠之學流入中國其說纖其術悖非得勢不行也故佛圖澄之於石虎鳩摩羅什之於苻堅寶誌之於梁智顗之於隋乃至禪學興而五宗世繼擅名山之利者必倚詔命錫以金紫寵以師號從而賜以塔廟加以美謚而後天下之趨緇流也如鶩崇之何爲君子儒者一出登朝急陳其所師者推爲教主請於衰世之庸君姦相徼一命以爲輝光與緇黃爭美利而得

不詔之辱人賤行乎夫君子之道宏傳奕世非徒以迹美而名高也使後起之君相知之眞行之力學其所學以飭正其身行其所行以治乎其天下則曠百世以相承而君子之志得矣如其不能而徒尚以名則雖同堂而處百拜以求登之於公輔而視之無異於褐夫縻之以萬鍾而視之無殊於草芥則身沒以後片語之褒一官之命以嗟叩鐘漠乎其不相應也爲之徒者弗能推此志以尊其師而營營汲汲伏候於輦轂奔走於權門廹其得之乃以驕語於儕伍身辱者自取之也辱其所師以辱道不已甚乎夫爲此者之志大可見矣志之末壹也業之末崇也大義弗能服躬也微言弗能得意也委瑣因仍以相授受者非浸

淫於異教則自比於蒙師所恃以自旌於里塾曰吾理學之正傳推所淵源而天子尊之矣天下其何弗吾尙也非是則豐屋之下三歲而不覿一人其爲儒也亦鮮味矣耀枯才之餘燄續白日之光輝故朱子沒而嗣其傳者無一人也是可爲長太息者也理宗之爲理也末矣則朱門之儒爲山長者愈不足道矣宜其借光於史彌遠買似道之寵煬也

會女直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直旋以自滅若合符券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會女直以滅契丹非女直之爲之也女直無藉援

於宋之情亦無遽思吞宋之志齎贐聽趙昆嗣閣道以往約而後啟不戢之戎心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直不能測宋之短長以思淩奪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讐則援而存之以爲外蔽亦一策也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可委也會蒙古以滅女直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檝自來其勢殊矣蒙古之蹂女直也聞之則震當之則糜左馳右突無不逞之願欲其將渡河而殄絕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取必然且閣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女直已歸其股掌而涎垂及宋始以是探其情實使遲回於爲訢爲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藉不許其約而拒之與則必有拒之之辭矣有其辭抑必

有其踐之之實矣拒之而不以其理則辭先詘如其辭之不詘而無以踐之則爲挑釁之媒而固未然不敢盡其辭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世與通好盟不可寒今窮而南依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爲利如是以爲辭而我詘矣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要盟之約爲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直爲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詘而勢亦隨之以詘矣惟其不可故史嵩之亦無可如何甯蹈童貫敗亡之軌而不容已於夾攻之約昏庸之臣主勢所不能自免也誠欲拒之而善其辭必將應之曰金吾世讎也往者我有不令之臣聽其

許誘貧之兵力以滅遼謂舉燕雲以歸我遼命既剿猝起敗盟乘我不備而傾我宗社吾之不與其戴天久矣徒以挫折之後國本未固姑許之和以息吾民而用之今者生聚於數十年之餘正思率悉師武臣力以洒前恥而天假於彼驅之渡河使送死於汴蔡今河北之地彼且漸收之以入版圖河南爲吾陵寢之土我固將起而收之俘守緒而獻之祖廟定河北者在彼有餘力而可不須我也河南者固在我運籌之中而抑可不重煩於彼吾視吾力以進各以所得爲疆域待之金孽盡殄封畛相聯然後遣使修好講睦鄰之盛事今方各有中原之事未遑將幣信使之來欽挹嘉問敬聞命矣如是以荅之則我義既伸彼姦亦

摭辭不詘矣而實不足以踐之狡焉思逞之猾虜豈可以虛聲讋服者哉志不定膽不充固吶焉不能出諸口也雖然宋於此時誠欲踐此言抑豈無可恃之甚哉童貫之夾攻契丹也與劉延慶皆葺闒之將率坐食之軍小入則小敗大入則大潰殘遼且鼓起而笑之禍已成勢已傾所仰望以支危亡者又种師道之衰老無能者也及理宗之世而勢屢變矣岳韓劉吳之威挫於秦檜而成閔邵秉淵王權張子蓋習於巽愞故韓侂胄蹶起而旋仆乃至侂胄之樂進武人而重奬之也於是而虔矯之才亦爲之磨厲孟宗政趙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猶足爲兵將猶足爲將戰猶有以戰守猶有以守勝猶非其徼幸敗猶足

以自持左支右拒於淮襄楚蜀之閒不但以生割殘金而
且以亢衡蒙古垂至於將亡之際而西川之爭旋陷旋復
襄樊之守愈困愈堅呂文煥劉整反面倒戈而馳突無前
率先阿朮伯顏以進如使君非至闇相匪甚姦則盡東南
之力以撲滅分崩之女直而收汴雒固其可奏之功以視
昔之聞聲而慄望影而奔者强弱之相差亦遠矣誠奉直
詞以荅蒙古奚患言之不踐徒貽敵笑乎君國者理宗也
秉成者史嵩之也繼之者賈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
亦亡無往而不亡則雖欲善爲辭以應之而固無可應不
得已而姑許之明懸一童貫王黼之昭鑒爲異日敗亡之
符券而有所不能避固其必然矣通而計之酌時勢而度

之固有可不亡之道而要非徒拒蒙古會師之約可以空言爲宋救也空言者氣矜而不以實者也

嘗論之曰浮屠氏以生死爲大事生死者一屈一伸之數天之化人無得而與焉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而可矣惡足以當大事哉君子之大事在仕與隱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方仕而隱伸而必屈也而唯已自屈物不能屈焉方隱而仕伸其所屈也而唯已自伸物不能伸焉有可以仕有不可不仕有可以隱有不可不隱持之以大貞而存其義酌之以時宜而知其幾生以之生死以之死生不虛而死不妄不輕以身試天下不輕以天下試其身終身守之俄頃決之皆存乎一心故曰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君

子之道仕者其義也隱者其常也知仕則知隱矣故君子之仕其道非一而要皆以可於心者爲可於道則一也天下待以定民待以安君待以正道誠在已時不可違此其不可不仕者也曾兩生之德不足以勝之而高自驕語無謂也其次則天下已治安矣出而無以大異於出也而君以誠求賢以彙升治以贊襄而益盛則義在必仕而時順之雖可以隱弗隱也周嵩嚴光魏野林逋之欲自逸者非也其次則治與亂介而國是未定賢與姦雜而流品未清君子急將伯之呼小人深側目之妬可弗仕也而自牖之約可納同聲之應不鮮志誠貞而憂患誠不能以中輟則出入於風波之中而猶可不爲之葸退固志士之自命者

然也其下則君昏而不察相姦而不容懷悲憤以愬顛隮忤權臣而爭邪正於是斥之罷之竄之逐之乃至誣以罪罟羅以朋黨而伏尸於都市此誠不可仕矣而業已在位無可避之鈇鉞則逢比之遺烈未嘗不可追而勿爲挾全軀保妻子之謀以引身佚處仕與死相因死不可畏仕亦不可爲之中沮矣嗚呼小人之殺君子君子弗避焉者假以君之威靈誣以國之刑典既分義之不可逃而其死也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則奚必死之愈於生哉凡小人之賊賢以亂國者類出於此唯理宗之世史嵩之當國其殺人獨異於是忌之也愈甚而讐之也愈隱議論弗爭也祿位弗奪也醻酢如相忘也宴笑如相好也投酖於

杯酒盂羹之中倉卒以死而片語不能自伸天子莫能測其械盈廷莫能訟其冤若此者猶與之共立於朝以相抵捂是抱蝮以寢而采堇以茹也則誠所謂巖墻者矣焉有君子而隕其生於杯酒盂羹者乎需遲顧眄不勇退於崇朝不亦惑乎不可死則不可仕不可仕而不謀隱可不死而不貴生死有輕於鴻毛徐元杰劉漢弼杜範當之矣乃於時環顧在廷無有引身而去者則當時之人才亦大可見矣尚望其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嗚呼不可仕而猶可隱以視進不可仕退不可隱者又奚若邪嵩之殺士之日去宋之亡猶三十餘年則知命貴生以不自辱固有餘地以置此身若嵩之者不與爭權而毒亦釋矣過

此而愈難矣謝皐羽龔聖予鄭億翁汪水雲諸子者仕既
無君隱亦無土欲求一曲之水一卷之山散髮行吟與中
原遺黎較晴雨釆椽梠而不可得然後君子之道果窮如
之何可隱不隱而以死殉朁紱也哉

不仁者不可與言不可與言而言失言不仁之尤冒不孝
之惡爲淸議所攻猶多其口說以相拒悪至斯而極矣如
是而可執名義以與之爭得失哉尸大臣之位徼起復之
命以招言者之攻擊自史嵩之始而李賢張居正楊嗣昌
仍之徐元杰亢論以强抑之而死於毒至不仁者爲虵蝁
以螫人無足怪也然則羅彝正鄒爾瞻黄幼元之昌言名
義娓娓而不窮不已贅乎夫子之斥宰予也曰女安則爲

之術與爭也但言安而其天良之剿絕不可復容於覆載君子一字而烈於鈇鉞自此以外無足與不仁者辨矣先王之使人子終喪而後從政豈以禁制之哉以仁人孝子之道相期深懇而慰安之意良厚也以爲子之所致於親者已窮矣但此三秊之內可溥效其哭踊奠送之忱創鉅痛深有毀瘠滅性之憂不忍復以國事相勞而重困之也是上之所以待之者方舉而登之君子之堂而顧自滅裂之以陷於禽獸之阱則惻隱之心亡而羞惡之心亦絕矣夫至於羞惡之心絕則夸言自口誰捫其舌而立身揚名移孝作忠之說皆惟其口給以與人相翻蹄復何所忌而倘可與之正言乎且夫庸主之徇其邪心而必欲逆衆論

以起復之也豈果謂此一人者不可旦夕不立於廷哉藉其觸嚴寒犯炎暑五日不汗以死而社稷遂無所託邪蓋不仁者之得此於庸主亦非易易也或側媚宮闈以傾主志或結交宦寺以窺主心或援引邪朋以稱其才或鼓吏民以頌其功當父母尚存之日早億其且死而爲不可去之情形脅上以禍福留未了之殘局待已以始終汶汶者遂入其囮而堅信之日是誠不可使旦夕去我者也夫然則其爲此也亦勞矣而起復在位之日靦顏以居百僚之上氣必有所沮事必有所掣終不能昂首伸眉若前此之得志而驕夫終喪之日短而仕進之日長亦何吝此三年之姑退以需異日之復興然而決忍於禽獸之爲亦有

餘已持大權居大位與聞國之大計而進退綽然可因時以任已志者惟君子能也否則居心以坦制行以恪無險詖刻覈之政可寡過以免於彈劾者也旦進之而夕可退矣夕退之而旦又可進矣任事數十年而決去一朝可矣投閒已久而復起一朝可矣若夫不仁者褊妬以妨賢其積怨者深也飾姦以罔上其匿情者多也擅權以遠眾其欲相代以興者夥也所恃以箝盈廷之口捍不軌之情者唯魁柄在握日得與宮廷相接納而欲指摘之者不得其要領耳非無同惡之涅朋而兩姦相軋者必隱而相傾則一離乎其位大則禍亟隨之小亦不能以更進故史嵩之一退而徐元杰果大反其所爲不得已而以酖毒殺正士

以自全也不然嵩之誤國之辜其不爲丁謂章惇之竄死也幾何哉知小人之情出於此則知其滅絕天彝之辭實爲國家之大蠹直揭其所以求容之隱勿但以求君子者責之於仁孝茲無所容而惡亦戢矣賓賓然取仁人孝子孺慕之哀天經地義人禽同異之理與之相折使得遑違心之邪說蒙面以相詰復惡從而禁之斬蛇者不責其大之吞小也防其毒也獻梟者不責其子之食母也惡其妖也爲毒爲妖足以當一死矣是故諸君子之以仁孝攻史李張楊也褻道而失言不如其已之也

刑具之有木梏竹根箍頭拶指絞踝立枷匣牀諸酷具被之者求死不得自唐武氏後無用此以毒民者宋之末季

有司始復用之流及於今法司郡邑下至丞尉皆以逞其怒恣而血肉橫飛不但北寺緹帥爲然也嗚呼宋以此故興國於上天亟剿其命不得已授赤子於異姓而冀使息肩亦慘矣哉宋之先世以寬仁立國故其得天下也不正而保世滋大受天之祐不期後之酷烈至此也揆其所繇自光宗以後君皆昏孱委國於權姦吏以賄升恣行其汙暴雖理宗製疾痛猶已之刑箴降延及無辜之禁令而不爲之式遏祖宗矜恤之至意炳於日星數小人殄滅之而有餘小人之害亦烈矣雖然端本清源以究其害之所自興則不但自小人始也大臣之不法小臣之不廉君唐之有韋保衡路巖宋先世之有蔡京秦檜惡豈減於史賈哉

而有司不爲之加暴故知淫刑之害不但自小人始也異端之言治與王者之道相背戾者黃老也申韓也黃老之徼措禮樂擧刑政解紐決防以與天下相委隨使其民宕佚而不得遊於仁義之圃然而師之爲政者唯漢文景而天下亦以小康其尤徼者晉人反曹魏之苛核蕩盡廉隅以召永嘉之禍乃王導謝安不懲其徼而仍之以寬卒以定江左二百餘年五姓之祚雖有苻堅拓拔宏之强莫之能毀蓋亦庶幾有勝殘去殺之風焉若申韓則其賊仁義也烈矣師之者嬴政也曹操也武曌也楊堅也其亡也忽焉蓋一天下而齊之以威民不畏死以死威之而民之不畏也益滋則惟慘毒生心樂人之痛徹心脾而自矜其能

也以君子愼修畏咎之道責小人小人固不能喻以小人
愚惰頑惡之禁禁君子君子亦所不防以閨房醉飽之愆
督人於名義而終陷於汚以博奕嬉遊之失束人於昏夜
而重困其情於是薄懲之而不知戒也則怒激於心忿然
曰此驕悍之民恃其罪之不至於死而必不我從則必使
之慘黴肌膚求死不得而後吾法可行焉其爲說亦近似
乎治人之術也而宋之爲君子者以其律已之嚴責愚賤
之不若隱中其邪顧且曰先王之勑法明刑以正風俗起
教化者必是而後不與黃老之解散綱維者等於是有狡
悍不輸情實之姦民屢懲不知悛改之罷民觸其憤懥而
以酷吏虐民之刑具施之痛苦亦其所宜也瘐死亦其自

取也乃更渙然釋其悁疾之心曰吾有以矯積俗而沮之矣夫惟爲君子者不以刑爲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則虐風乘之以扇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導天下以樂禍之情懦民見豪民之罹此則快矣愚民見黠民之罹此則快矣貧民見富民之罹此則快矣無藉之民見自矜之民罹此則抑快矣民愚而相胥以快也乃反栩栩然自慰曰吾之所爲大快人心嗚呼人與人爲倫而幸彼之裂肌肉折筋骨以爲快導天下以趨於殘忍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將自及抑且有所當悲閔而快焉者浸淫及於父子兄弟不知爲政者期於紓一時愚賤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下以賊亡也不已甚乎毒具已陳亂法不禁則且使貪墨

者用之以責苞苴懷毒者用之以報睚眦則且使飲食之人用之以責廚傳淫酗之夫用之以提酒狂避道不提而用陳於市廛雞犬不收而血流於婦稚爲君子者雖欲挽之而奠能孰知其自已先之哉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也刑之大者罪極於死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其次流之也有地釋之也有時其次杖之笞之也有數荆竹之長短大小也有度所以養君子之怒使有所止而不過意甚深也無所止而怒雖以理抑且以穢蔽其惻隱之心而傷天地之和審是則黃老之不尚刑者愈於申韓遠矣夫君子之惡惡已甚而啟淫刑之具豈自以爲申韓哉而一怒之不止或且爲申韓之所不爲故甚爲宋之君子惜而尤爲宋

以後之愚民悲也

世降道衰有士氣之說焉誰爲倡之相率以趨而不知戒於天下無裨也於風俗無嘗也反激以啟禍於士或死或辱而辱且甚於死故以士氣鳴者士之莫裨也嘉穀以荒矣夫士有志有行有守修此三者而士道立焉以志帥氣則氣正以氣動志則志驕以行尉氣則氣逮以氣鼓行則行躁以守植氣則氣剛以氣爲守則守窒養氣者不守其約而亟以加物是助長也激天下之禍導風俗之澆而避以自櫂於死辱斯其爲氣也習氣而已矣且夫氣者人各有之具於當體之中以聽心之所使而不相爲貸不相爲

賁者已之氣不以人之動之而增人之氣亦非已氣之溢出以相鼓動而可伸者也所謂士氣者合衆人之氣以爲氣嗚呼豈有合衆氣以爲氣而得其理者哉今使合老少羸壯饑飽勞佚之數十百人以開然與人相搏其不爲敵所撓敗者鮮矣故氣者用獨者也使士也以天下爲志以道義爲行以輕生死忘貧賤爲守於以憂君父之危傷彝倫之斁恤生民之苦憤忠賢之詘而上犯其君下攖權姦之大臣以求直則一一與一相當捐頂踵以爭得失雖起草莽於九閽越其畔矣而氣固盈也乃憂其獨之不足以勝貸於衆以襲義而矜其君是先餒也於已不足而資閧然之氣以興夫豈有九死不回之義哉以爲名高以爲勢盛

惟名與勢初無定在而強有力者得乘權以居勝地於是死與辱及其身而益彼之惡以為天下害斯豈足為士氣之浩然者乎宋之多有此也不審者以為士氣之昌也不知其氣之已枵也當李伯紀之見廢而學宮之士鬨然一起矣逮史嵩之之復起鬨然再起矣徐元杰劉漢弼以毒死而蔡德潤等鬨然三起矣丁大全之逐董槐而陳宜中等鬨然四起矣凡其所言皆憂國疾讒飭彝倫正風化者也理以御氣而氣固可伸乃以理御氣而氣配理亦從乎人之獨心而已已正而邪者屈已直而枉者伏乃凡此羣競而起者揣其志果皆憂國如家足以勝諸姦之誣上行私者乎稽其行果皆孝於而親信於而友足以勝諸姦之

汙辱風化者乎度其守果皆可貧可賤可窮可死而一介必嚴足以勝諸姦之貪冐無厭者乎倡之者或庶幾焉而附風而起見影而馳如鶩如奔逐行隨隊者之不可保十且八九也諸姦且目笑而視之如飛鳥之集林肅主亦厭聽之如鼃蛙之喧夜則弋獲國士之名自詡清流之黨浸令任之固不足以拯阽危之禍國家亦何賴有此士哉政之不綱也君之不德也姦之不戢而禍至之無日也無能拯救而徒大聲以號之怨詛下逮於編氓穢迹彰聞於強敵羣情搖動而墮其親上死長之情則國勢之衰風俗之漸實自此貽之矣輯輯翻翻游談之習勝物極必反哉必逃身逍至蒙古入杭羣敵北徙豕足墮指啼饑僦食於原

野會無一人焉捐此蟪蛄之生就孔子之堂擇乾淨土以爲死所則彌之浮氣坌興山搖川決者今安往哉先王之造士也賓之於飲序之於射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其尊之也乞之而後言其觀之也旅而後語分之於黨遂州序以靜其志升之於司馬而即試以功其以立國體也即以敦士行也馴其氣而使安也即以專其氣而使昌也使之求諸己而無待於物也即以公諸天下而允協於衆也故雖有創世暴君毒人逆黨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戰國之士氣張而來嬴政之坑東漢之士氣競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氣囂而召蒙古之辱誠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士亦誠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豈至此哉詩云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各安于其所而作人之化成無亂於下鳥亂於上則網罟興焉氣機之發無中止之勢何輕言氣哉

恃險亡道也棄險尤必亡之道也恃險而亡非險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故民怨而非其民兵疲而非其兵積金粟而靡之非其金粟險無與守均於無險恃險之亡亦棄險亡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守國者不可以不知險知險者明乎險與非險之數非一山之岩曡一水之波濤足以爲險也有可據之險而居高積厚以下應乎廣衍之神皐如手足處末而衛其頭目夫是之謂真險善攻者期於爭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江東自孫氏以來東晉南宋因之以立國者皆百餘季長淮大江爲其障

倣天塹之號繇此而興而以實求之險固不在是也曹魏臨濡須而退石勒至壽春而返苻堅渡淝水而奔拓拔飲江水而止周世宗破滁陽而罷完顏亮窺采石而潰則既已全有長淮而分江之險乃至兀朮直搗建康立馬金山東陷四明南馳豫章終以寢不安席遽求北走蓋一葦之可杭無重關之足扼江東之險不在此悠悠之帶水明矣險不在此則其立國而不可拔者固有在也昭烈有漢中而曹仁乃卻劉宏鎮襄漢而琅邪乃興桓溫縛李勢而氐羌不敢內犯張浚督荊襄二吳爭秦鞏而女直息其南窺其亡也秦滅巴蜀而稈關破鄢郢舉走楚於吳而楚以熸魏滅蜀漢迫西陵王濬因以興師東指而孫氏以亡宇文

氏滅蕭紀下蕭巋而隋人南渡之師長驅無忌宋俘孟昶
下高季興而南唐之滅易於拉枯以是驗之江東之險在
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棄上流者
棄其所依得失之樞未有爽焉者也蓋吳越委也江漢之
上流源也以攻者言從源而輸於委順也不得其源而求
諸委逆也應援之相踵芻糧之相濟甲仗車牛之相捕順
以及之而軍無中匱之憂順而下攻易也逆而上退難也
知進之易於攻而退之難於卻則人有致死之心此橫江
而渡者之無成功而憑高以下者之得勝算也以守者言
擊其頭而手足應制其手足而頭不能援江與漢之上流
芻糧之所給也材勇之所生也故吳越雖已糜爛而巴蜀

湘粤可阻險以爭衡上游已就沈淪則吳會越閩先䰟奪而坐斃蘇峻據石頭而陶侃溫嶠率江湘之義旅攻取之如籠鳥侯景陷臺城而王僧辨陳霸先以脆弱之粤人稍舉之如游儵險在千里之外而機應於桴鼓之捷古今轍迹無有不同焉者然則宋當理宗之世豈其必亡哉棄險以自亡而賈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欵拖雷而背之以召寇也以賄賂望閫帥以柔媚掌兵樞以伉直爲仇讐以愛憎爲刑賞於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劉整叛而川蜀之亡以必呂文煥之援絶而陽邏之渡不可復遏迨及臨安已破江南瓦解楊州之守猶巋然而存江淮之壍不足以固江東勢所不趨非存亡之紐明矣故知險者

知天下之大險也非一山一水在眉捷之間是爲可恃以使人驕玩者也以南爲守而失漢中巴蜀以孤江淮以北爲守而失朔方雲中以危河朔北倚南之資糧而徐泗無銜尾之運南恃北之捍蔽而相魏無屯練之兵雖英主不能以撫中夏況中材而際運會之屯者乎故險者非可恃也尤非可棄也此千秋之永鑒也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溎湘重刊

宋論卷十四終

宋論卷十五

明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史論

度宗

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然使嗣立之主憤恥自強固結衆志即如劉繼元之乘城堅守屢攻而不下猶有待也抑不能然跳身而出收潰散之卒勉以忠義如苻登之誓死以搏姚萇身雖死國雖亡猶足爲中原存生人之氣而偷一日之安富懷擁立之私恩委國以授之權姦至於降階稽顙恬不知怍而後趙氏之宗祊互解灰飛莫之能挽嗚呼迹其爲君蓋周赧晉惠之流得死牖間猶爲幸矣晉惠之立也議者猶咎武帝之託非其人以分則適以季則

長嗣國之常經在焉若非通識莫能易也而度宗果是理宗無子謀立之於吳潛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夫豈言之無擇而鹵贛若斯哉度宗之不任爲君而足以亡宋者臣民具知之矣出自庶支名位未正非有不可廢者存也選於太祖之裔孫豈無飭者而必此是與則理宗晚多內寵宦寺內嬖爲臣外擁度宗以柔選無骨貌似仁孝者小以此惑上幸其得立而居門生天子之功也故吳潛以爲不可者正似道之所深可一立乎位而屈膝無憾江萬里莫能拔止果以遂小人之願欲其所以得立者可知已河山虛擲廟祀即墟豈似道之所置諸懷抱者乎則甚矣理宗之愚以召亡也夫選賢以建元良謀之大

旨以致慎也而決之於獨斷者大臣不敢尸焉故與聞定策以相翼戴雖優以恩禮而必不可懷之以爲私恩非是則權柄下移而禍必中於家國故昭子不賞豎牛而叔孫氏以安漢文之於周勃漢宣之於霍光雖曰寡恩亦宰制綱維之大義不可徇矣天子者極乎尊而無上者也有提之擕之以致之上者則德可市功可居而更踰其上故小人樂以其身任廢立之大權而貪立非才以唯已之志欲亂之所繇生莫可救藥必然之勢也且夫拔起而登天位遺大投艱於眇躬亦甚難矣況在強寇壓境之日其難尤倍錦衣玉食處堂之嬉亦奚足爲㷀而懷之卽令膺祚以及子孫抑亦宗廟之靈先君之義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豈

賛我立者之可鬻販以爲厚德哉自甯宗委廢立於彌遠而理宗感之以爲恩彌遠以享厚利姦人垂涎而思效之無足怪者吳潛曰臣無彌遠之才非無其才也無其市天位以擅大權之姦謀也夫彌遠避禍之情深於邀福雖懷私以廢濟王猶知密訪理宗之器識以冀得人故理宗雖闇早歲之設施猶有可觀者其隙既開其流愈下似道乃利建此行尸坐而之童昏無伏以聽已於是而一綫九鼎之殘疆唯其所棄擲而莫敢誰何要其禍之所自生則甯宗始之理宗成之非旦夕之效也夫以韓魏公之公忠而兩朝定策引退不遑豈可望之史賈之流者乎孝宗嗣而婁寅亮張燾之賞不行小人僥惠而天下隨傾亦烈矣故

上陸之言曰陛下有富貴傳子孫皆先帝之恩君子甚悲其言以有天下享崇高之奉而感之以爲恩此鄉里小生得一舉而感主者尊之爲師戴之如父寒乞之情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文信國之言曰父母病知不可起無不下藥之理悲哉身履其時爲其事同其無成而後知其言之切也今夫父母之病當其未篤則死安之藥不敢輕試無所補而或有所傷甯勿藥也故春秋傳曰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言孝子之情不敢不慎也迨及革矣望其愈而終不可愈冀其生而不可得生於斯時也苟有以療之者不以藥之珍而

患貧也不以炮製之難而憚勞也不以迂而罔濟而忽之也不以緩而弗及而輟之也不以前之屢試無功而中沮也不以後之追悔太過而懷疑也其求之也瞿瞿乎其若貪也其營之也惘惘乎其若慼也夫豈不知有命自天之不可强哉欲巳之而心不我許抑竭力殫心以爲其所能爲而巳矣然而或爲之謀者謳雞刲豕以媚山魈妖狐之神而乞命則孝子弗爲其弗爲也非有所吝也不敢以辱吾親不忍以辱吾親也夫忠臣於君國之危亡致命以與天爭興廢亦如是焉而巳嘗德祐時蒙古兵壓臨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終無術矣誠不忍國亡師無能爲救則嬰城死守君臣畢命以詢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餘燼

以借一不勝則委骨於原隰可也死不我値求先君之遺
裔聯草澤之英雄有一日之生盡一日之瘁則信國他日
者亦屢用之矣乃倉卒之下聽女主乞活之謀銜稱臣納
貢之命徼封豕長蛇之恩以爲屬國於江介愛君而非所
以愛存國而固不可存信國之忠洵忠而過矣曾元請及
旦以易簀而曾子斥之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云
者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鮒於霑濡婦寺之忠孝也以堂
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丙尺土於他族生不如死存
不如亡久矣信國自處以君子而以細人之道愛其君乎
且夫爲降附稱臣之說其愚甚矣即令蒙古之許之與蕭
歸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俶臣於宋以免征

伐而終于納土朝菌之晦朔奚有于國祚之短長況乎徐鉉之辨言徒供姍笑椒欽之歸命祇取俘囚已入成盼而猶覗其勿吞詞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信國之爲比已搖惑於婦人之柔靡震動於通國之狂迷欲以曲遂其成仁取義之心而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故曰忠而過也或曰何賤之請命于吳也自請爲臣妻請爲妾而卒以沼吳信國之志其正斯乎而奚爲不可曰幾以行權者惟其理也屈而能伸者惟其勢也吳之與越以爵土言皆諸侯也以五服言皆蠻夷也以先世言一爲大伯之裔一爲大禹之胄也春秋之世友邦相伐力不敵而請降者多矣受其降者不得而臣之已而復與于會盟仍友邦也上有守府

之天子其以强大相役屬同是冠帶之倫而義可以相服者也故句踐卽不沼吳而終不爲吳之臣妾宋之於蒙古豈其比哉宋之亡亡于屈而已澶淵一屈矣東京再屈矣秦檜請和而三屈矣至于此而屈至于無可屈以哀鳴望瓦全非救于亡而徒爲萬世羞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句踐之所爲非宋所得假以揜其恥也故楊后之命可以不受而後信國之忠純白而無玼擇義以行仁去其姑息者而得矣

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古之言治者曰

覿文匿武匿去者非其銷之之謂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不待覿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之不大棟折榱崩欲支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必若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棟一二而已搏櫨榱桷相倚以後而不任競之力故用之專者物莫能勝守之壹者寇莫能侵率萬人以相搏而其相敵也一與一相當而羣無所也自迄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脾睨中士者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中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泰

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圉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漠之有天驕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于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土以亢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季緜此言之合天下以求競而不競控數州以匿武而競莫加焉則中國所以衞此靚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東漢之强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

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警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聚自贍也士馬自簡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强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邊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牽帥海内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奔赤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頹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必出於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唯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羣

賄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徊愚怟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闃其無人迨及就敵介馬而馳乃敺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相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縐往一潰而弃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靡散於百季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爲爲之而令至此極乎嚮令宋當削乎僭僞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眾寬其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即不能席捲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內蹂亦何至棄中州爲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

以臨淮泗哉入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爲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棄其人曠其土以楨支宇而棟之折也已久孰令末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一朱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爲天地之肖子也夫

宋論卷十五終

善化賀長齡
安化羅繞典 同校刊

清泉後學楊湘沄重刊